

内 经

形神关系学说是《内经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中医养生防病和诊断治疗的重要理论根据。探讨《内经》的形神关系,对于认识人体的生理、病理及疾病的防治,都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一、神依形生

《内经》认为,人的生命过程就是“形与神俱”的过程。形乃神之宅,神乃形之用,二者相辅相成,不可分离。神是伴随着形体的形成而产生的。《灵枢·本神》说“故生之来谓之精,两精相搏谓之神”,说明神之初本源于先天之精,在两精相合形成新的生命个体时开始产生。既有形体,又有神的存在,才标志生命的存在,即《灵枢·天年》所谓“血气已和,荣卫已通,五脏已成,神气舍心,魂魄毕具,乃成为人”。人出生之后,又必须依赖于呼吸空气、摄取食物,才能维持生命,产生精神活动,并伴随着形体的生长,神才能逐渐发育完善,故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说“五味入口,藏于肠胃,味有所藏,以养五气,气和而生,津液相成,神乃自生”。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形俱而

学思想来看,与流派的形成亦大有关系。刘河间持道家思想,主张心肾水火,与孙思邈、王冰一脉相通;张元素、李东垣是儒统思想,大讲王道霸道、君子小人;朱丹溪受理学影响很深,格物致知、君火相火。由此可知,哲学思想、师承渊源、社会背景、临床实践等诸多因素都影响着医学大家和某个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。

论金元诸大家的主导思想,应论其特点,论其专长,充分发挥各自的独到之处,这是真实学问,亦即科学精髓之所在。如议其偏(当然亦有偏,王好古早已说清楚),求全责备不仅是不现实的,亦无所谓各流派的特色,更谈不上各自的

# 《内经》形神关系学说述略

265200 山东省中医药学校 宋传荣

主题词 《内经》 神(中医)

神生的道理,把形体与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。

二、神是形体生理活动的反映

《内经》把人体功能都分属于五脏系统,神亦是五脏功能活动的产物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说:“心藏神,肺藏魄,肝藏魂,脾藏意,肾藏志。”神虽产生于五脏,但心尤为重要,故《灵枢·邪客》说“心者,五脏六腑之大主也,精神之所舍也”。对于人的感觉、记忆、思维、判断等精神意识活动的具体过程,《内经》则用意、志、思、虑、智等来表达。《灵枢·本神》说“心有所忆谓之意,意之所存谓之志,因志而存变谓之思,因思而远慕谓之虑,因虑而处物谓之志”,指出心通过感官有接受外界事物产生感觉,并由此产生认识和

思维活动的功能。

五脏之所以能产生神这一特殊机能,是以其本身的物质为基础的。

《灵枢·本神》说:“肝藏血,血舍魂……脾藏营,营舍意……心藏脉,脉舍神……肺藏气,气舍魄……肾藏精,精舍志”。《灵枢·平人绝谷》也说:“神者,水谷之精气也”。因此,在生理情况下五脏精气充盛,则形健而神旺。

三、病理变化,形神失调

在生理上,人体各部分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而形神互依,但如果机体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,形神就会异常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一切疾病过程都可看作是形神失调。神寓形中,形健则神旺,形衰则神疲,故脏腑乃至全身某一局部的病变,都会影响到神的变化,如病变严重,

专长。例如刘河间的论火,对六气亢害就有一个总的归宿,而也只有刘氏才得其真,否则“亢则害”就无着落;张子和的攻邪论,能辨实于虚;李东垣的补中升阳,又能辨虚于实。在这些问题上,又可以说他们是“全面”而考虑周详的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说:“观元好问《伤寒会要序》,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,观戴良作朱震享传,知丹溪之学与《宣和局方》之学争也。然儒有定理,而医无定法,病情万变,难守一宗,故今所叙录,兼众说焉。”学术流派各有专长、各有见解,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实际是丰富多彩的专家系统,如汇集起来就是繁花似锦的学术大全,

如貌似全面实际就无重点。通才固然术多,而每每流于肤浅;只有专长,才能深入一点,透彻事物。中医的海含甚丰,如能收获一点,切实有用,就能成名成家,但亦确非易易。所谓流派实际是在一个动态中的前进和发展,它是推动中医前进的车轮。论中医各家学说,要着眼于“各家”、不拘一格,才能统揽中医学术的全貌。

总之,金元诸家各自发挥经义之一端而成为名家,疗效卓著,创造出前无古人之业绩,且亦是补偏救弊、力挽潮流者,富有时代气息,其影响深远,直至今今仍在临床上发挥指导作用。金元医学之可贵,其意义亦正在于此。

各家学说

则导致神去人亡。《素问·热论》曰：“三阴三阳，五脏六腑皆受病，荣卫不行，五脏不通，则死矣。”形病及神的这种病理联系，是望神察病的理论依据。另外《内经》还认为，精神情志变化对脏腑的反作用，太过则损伤脏腑机能，影响疾病过程或导致疾病的发生。《素问·举痛论》说：“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……惊则气乱”。这种影响，有时甚至造成严重危害。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：“离绝菀结，忧恐喜怒，五脏空虚，血气离守”。正因为如此，《内经》将精神因素作为一种重要致病因素而予以高度重视。

#### 四、察神以测形病

由于形体病变可通过神反应出来，故《内经》在疾病的诊断中非常重视察神，主张透过形把握神。因为形是基础、神是主导，故神的状态集中反应整个机体的健康状况。

《灵枢·小针解》说“神者，正气也”，说明察神可了解正气之盛衰。察神是多方面的综合观察，但《内经》中特别重视色脉及察目。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说：“治之要极，

最后引费伯雄先生之文以为结语：“四大家者，刘、张两家，善攻善散，即邪去则正安之义。但用药太峻，虽有独到处，亦未免有偏胜处。学者用其长而化其偏，斯为得之。李、朱两家，一补阳，一补阴，即正盛则邪退之义。各有灼见，卓然成家。无如后之学者，宗东垣则诋河间湍，宗丹溪则诋河间东垣，入主出奴，胶执成见，为可叹也！殊不知相反实以相成，前贤并非翻新立异……而是各出手眼，补前人所未备……吾愿世之学者，于各家之异处，以求其同处，则辨证施治，悉化成心，要归一是矣。”（《医醇贻义》）

（全文完）

各家学说

无失色脉，用之不惑，治之大则”。因为色是精气之外华，亦是神气的外在表现，通过察色可了解神之盛衰、判断疾病的所在及其预后。脉可反映气血之盛衰，亦为神气所使。

《灵枢·平人绝谷》：“血脉和利，精神乃居”。是以切脉之要，贵在有神。此外，目在察神中亦占有重要地位。《灵枢·大惑论》说：“目者，五脏六腑之精也，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，神气之所生也……目者，心使也。”是故临证望神之得失有无，无不相关于目而细察之。总之，“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”（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），体现了形神统一关系在诊断学上的意义。

#### 五、治疗须借助神的效应

神是全身的最高主宰，故治疗疾病亦须借助于神之效应。这种治疗疾病重视精神因素的论点，是《内经》形神理论在治疗上的体现，大致可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。

其一，强调在诊治疾病时首先要了解病人的精神状态，并通过说理开导等方法，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。《灵枢·师传篇》详细论述了开导病人的具体方法，指出“告之以其败，语之以其善，导之以其便，开之以其所苦”，否则就不会收到好的疗效。

其二，在实施具体治疗时，也要注意病人的精神状态，如《灵枢·始终》说“新怒勿刺，已刺勿怒”、“大惊大恐，必定其气乃刺之”，说明情志异常波动会直接影响疗效，须认真注意。

其三，移情治疗情志病证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“怒伤肝，悲胜怒”、“喜伤心，恐胜喜”、“思伤脾，怒胜思”、“忧伤肺，喜胜忧”、“恐伤肾，思胜恐”，这种根据五脏相胜创立的移情疗法，在现今临证看来仍有一定意义，古今不乏验案记载。

其四，神不使则病不愈。《内

经》认为，疾病的治疗效果取决于神气之使。正如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所说“精神进，志意治，故病可愈”、“嗜欲无穷，而忧患不止，精气弛坏，荣涩卫除，故神去之而不愈也”，指出如果神气不使，治疗就不会有效。精神因素对疾病的过程与转归有密切关系，在现今已为常人所共识。《内经》所强调的这些观点，目前仍然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。

#### 六、保形守神为养生之要

生命过程是“形与神俱”的过程，因此却病延年的根本是使正气充沛、形健神旺。《内经》对养生论述颇多，但主要体现于调摄精神与形体两个方面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“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”，指出通过守神可使形体健壮，增强抗病能力，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。这一原则，广泛用于气功静坐、导引吐纳及精神情志等方面的摄养。如果神气不能内守、耗散不敛，就会造成损害，正如《素问·痹论》所说“静则神藏，躁则神亡”。

另一方面，神寓形中，保形可使神守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：“其知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，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故能形与神俱……度百岁乃去。”只有做到这几方面，才能使阴阳调和、精气不耗、形体强健、神守不分，体现了形神在养生方面的统一关系。

后世养生的理论和实践，都是在《内经》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。《内经》所阐述的这种形神统一的养生理论及方法，至今仍是指导人们养生实践的基本准则。

（作者简介：宋传荣，男，37岁，山东省临朐县人。1975年毕业于山东省中医药学校中医专业，现为该校讲师。）